



MG

I246.7

165

# 下之架像

短篇宗教小說集一

中華信義會書報部出版



3 1774 4368 0

# 像架之下

當我遷進新居步入一間狹小的書室的時候最先感動我的神經的，是那懸在壁上一架陳舊的繪像。這繪像，是用墨炭寫成的，靜穆恬悅的眼神，寫得生動極了；好像正對着初來的我，欲言不語的注視不瞬；一派和愛熱烈的衷誠，彷彿要從這兩道微含笑意的眼光中，全部傾射到我身上。於是我不自禁的肅立在像架下面。那三十年前壯烈悲慘的一幕，因着這幅繪像中眼神的逗引，很清晰的又在腦際回映起來。



我記得這悲劇最初的揭幕者是本鎮上一個專管閒事的禿子阿祥；我有緣和這悲劇接觸，亦是從他身上起始。

那天，據說阿祥從城裏回來。我恰巧在街道上和他遇見。那時，他神經異常興奮，禿頭上油汗晃晃，逢人告說：『好了！老天開眼，洋人合該滅了！』這幾句沒頭沒腦聳人聽聞的奇語，引動了一羣愛聽新聞的閒人，如蠅逐臭般緊跟在背後，趕着問他：『這怎麼說？阿祥，何以知道洋人合該滅了？』

他從東往西，我也是向西市去，這羣人攔在前面，我自自然然的祇得跟着他們走了。

後來圍着他的人愈集愈多，他就站到一家屋檐下指手畫脚的演說起來。我恰巧要到這家店舖談幾句話，趁便聽着他那帶痰音的寬洪的喉音說道：「你們知道城裏怎樣了？你們還在這兒呆站？我告訴你：城裏已經開起練義和拳的壇場，豎起扶清滅洋的大旗，洋人統給趕跑了。一般爺們！盡是鄉紳人家的公子少爺，天天在壇前叩頭，跟着大師傅練把式。你們不知道，那位大師傅帶着十八個徒弟，嚇！他們的本領，真夠驚人哪！渾身一運勁，槍砲不入。今天他們恰巧在壇前試功夫，我親眼看見的，說也不相信，大師傅站在大砲門口，大砲裏裝

上火藥，大師傅唸動咒語，那挺粗的砲膛，頓時炸裂了。又叫人抗捍快槍，拉進子彈，瞄準了，對他打去，抗槍先央求他說：「這是您老人家叫我打着試功的，您却不能叫子彈反射過來打我。」砰的一聲打出去，撲的一聲彈回來，險不曾將抗槍的打個正着。有這樣的本領打洋人，洋人還不該滅嗎？這位大師傅，就住在李尙書府裏。李家的二少爺，稱大師傅是滅洋人的羅漢。撫臺大人也賞下三十兩銀子，叫他們在壇前上香，聽說還要請大師傅到省裏去傳道法呢！

我聽了有些好笑。但在那個時代，這種誇誕不經之談，却

很容易取得人們的信仰。他確是如此說的；而且那般圍在阿祥面前的人，亦確是如此提起了耳朵，睜大了眼睛聽的；當時確沒有人表示不信而提出疑問；並且確有許多聽得眉飛色舞，帶着暢快的面容而散開的。

隔了幾天，阿祥的宣傳，竟然大顯功效了。岳王廟的曠場上，居然插起一幅黃色三角龍旗，一個教師，朝晚站在場上教人練武。紳董張四爺派人挨家徵收戶捐。有些年輕子弟，天天聚在曠場上伸臂縮腿磨拳擦掌的練習，那能以空手抵敵槍砲的神拳。鎮上的聲勢，頓時大盛，很有一舉而滅盡洋人的氣

概了。

六

我記得那是一個陰暗的朝晨，我因有事又到西市去，路上遇見一隊使刀弄棒的人，鬧鬧嚷嚷的押着一個老者過去。這老者，好像曾在那裏見過的大約五十開外年紀，微有鬚髮，疏朗的眉毛底下，一雙靜穆中帶着和藹光輝的眼睛，正和這寫像上的一樣動人。我偏在一旁，讓他們過去，無意的對那老者注視了一下，我的直覺就告訴我，這決不是一個作惡之徒。我就問人：「這老人爲甚麼給他們拿了？」人說：「這是教堂裏的傳教師，是漢奸二毛子，要拿他到團裏去辦罪，問他爲什



麼要吃洋教。」我暗想：這樣的人，也會去信洋教，給衆人唾罵，真太可惜。

回來的時候，路過岳王廟，只見來此瞧看熱鬧的人，已很擁擠了。我一時爲好奇心驅使，也擠進人圈，瞧瞧這新奇把戲：不想一站恰巧站在被捆綁的老人的左近。這時老人給他們緊綁在一株樹根上，有嘲笑他的，有恐嚇他的，有侮辱他的，亂轟轟的一羣人，竟滿盤兒是他的敵人。我暗想：做人做到如此，也夠乏味了！我再留心觀察老人的態度，見他既沒有惱怒的表示，也沒有恐懼和羞慚的情態，仍和平常人一樣的安閒。

大方。我不禁暗暗稱奇！

八

過了一會，聽得人叢中幾聲吆喝，閒人齊向四周站開。我急向對面望去，只見正中已擺起一張半桌；張四和那個教師，左右分開，坐在兩旁。背後站着些長長短短的帶單刀抗纓槍的人物。一個個盡都豎眉怒目的向這邊老人瞧着。

他們開始審問這不幸的老人了。

我記得他們處置老人的第一個方法，是逼迫老人拜岳王神像。張四厲聲道：「你要顯明你不是漢奸二毛子，這也容易，你乖乖的到岳王香案前叩上一百個響頭，我們就算你不

是漢奸二毛子。你們吃教的，該也知道岳王是宋朝的大忠臣，精忠報國，專殺外國鬼子的。你若不肯向他下拜，你就是要幫着外國人來殺我們中國人的。我們就是不辦你。岳王可不肯饒恕你。」他說到這裏，舉起一塊木尺，在桌面猛擊一下，背後那羣人跟着一陣大聲吆喝。那一派威勢，煞是驚人。

可是那個受威嚇的老者，並未因此而收斂其和平的眼光，仍是很安閒的回答道：「岳王的人格和功業，我本是十分佩服的，但若要我叩拜廟中的木偶，似乎沒有多大意義，因為誠心悅服，並不在乎形式上的崇拜；木偶又並不是真的岳王。」

本身。況且我的良心，祇允許我敬拜那創造宇宙仁愛無匹的獨一天父，那種以人拜物的愚昧舉動，恕我難以從命。」

我記得就不過這幾句問答之後，他們就行武力主義了。只見那個教師，早已勃然大怒，拍着桌子喝道：「你敢胡說，給我打嘴。」

於是有人動手打他的兩頰，直打到齒縫裏流出血來。

在這樣的不平等的交涉之下，我開始同情並且欽敬老者的偉大了。因為眼見痛苦和侮辱，毫不能擾動他的又堅強又和平的情緒，他竟安然受打，我覺得必有一種超越的偉大。

的力量，在他裏面蘊藏着；否則何以能如此的堅強同時又如此的和平。

「你們爲什麼打我呢？誰能指證我有罪呢？」待他們打完了，老人問他們，所以打的理由。

這是一個合理的詰問。我急欲聽他們的回答，目不旁瞬的注視着那兩位高坐堂張的首領。

張四瞧料教師沒有回答了，就說：「你還說沒有罪麼？你不忠，不孝，不仁，不義……」

——「着阿！不忠，不孝，不仁，不義！你的罪大到雷要殛你，天火

要燒你，你還沒有罪麼？」教師厲言。

「……你背叛本國，順從洋人，這是不忠；無祖無宗，這是不孝；暗裏幫着洋人，做那剗人心挖人眼的勾當，這是不仁；還有不，不義……」張四一時想不出不義的說法。

「得了！不忠，不孝，不仁，不義的人，不用對他多說，再給他一個打。」教師不容老人開口，高喝再打。

我同情於受暴力壓迫的弱者的心理，漸漸強烈，覺得那個教師太野蠻，太武斷，太不公平了。我幾乎要挺身而出，爲老者主張一些公道。

忽然人叢中衝進一個女子，奮不顧身的抱住老人大哭。這意外的奇事，頓使滿場羣衆，都感到一些驚愕；正在責打老者的幾個漢子，也不禁停止了籐鞭的抽擊，怔怔的看着。我估料這女子，還不滿二十歲吧？可是很有勇氣，她一壁護住老人，一壁回頭向喝打的人說：『凡事總得講個理。我父親犯了什麼罪名，你們這樣毒打他？作了什麼惡事，害了多少人，你們要待他像盜賊罪犯呢？你們即使疑心他，也應好好的問他。你們爲何這樣呢？』

我很佩服她的勇氣和公平的言語。我希望他們或有一

些良心上的主張表示。

可是那個教師祇是擺出猙獰的面目，擊桌咆哮，喝叫『打打』

於是執鞭的壯漢們，動手推開女子。女子張開兩手，擋住鞭子說：『你們打我罷，讓我代替我的父親。』

張四獰笑說：『好個孝女。』教師狂怒說：『好！她要打，就都給他打。』

於是無情的籐鞭，如沒有眼睛的毒蛇，向這父女兩人身上，天矯抽擊。



我不能再忍了。我覺得眼見一匹陰謀的狐狸和一頭咆哮的獠犬向那毫無抵抗的弱者，悍然肆行虐待，而沒有一人敢挺身而出，主張正義，制止暴行，實是一種最大的恥辱。

現在我不能回憶我在那時心中的憤怒是達到甚麼程度，我只記得當時憤怒的情感排去了我一切鎮靜的思想，我曾站在場中央，對張四和其餘的一切人說：『這父女兩人，雖信了洋教，接近洋人，但也沒有爲惡的實跡，稍爲懲戒一下，也就夠了，何必這樣責打過甚呢！』這是我按住了怒氣說的不想張四聽了，很不以爲然，冷冷的對我說道：『這事你管不得。』

我道：「什麼管得管不得，說幾句公道話，諒來也不見得犯法。」我的聲音，也有些粗厲了。那個教師，勃然對我瞪視道：「你要做二毛子麼？！我的眼睛認得人，我的拳頭可認不得人，趁早閉口，你便宜得多哩。」那時我年少氣盛，那裏受得下這種惡氣，正待發作，却巧我的長兄，忽然從人叢中奔進，將我拉了就走，一壁回頭對張四等人說：「舍弟年輕無知，冒犯之處，請勿見罪。」我給長兄拉着，毫無分說的餘暇，直給拉出人叢，徑回家中。長兄才拭着額汗說：「你太胡鬧了，這是什麼年頭，你去跟他們衝突！」父親知道了，也很埋怨我太不懂事，太不知

利害。我說：「叵耐那般人，太不講理，恃衆欺寡，他們說信教者不忠，不孝，不仁，不義，但眼前就有個女兒，拚着性命保護父親的事實，他們倒不覺羞，還要開口就指人家是二毛子，這怎能使人心服呢？」父親却說：「各人自掃門前雪，這樣年頭，我們這種人，能多管閒事麼？」

這天，我被禁止出門。

明天，我才知道從我們走後，那個教師，很有對我尋仇的意思，幸而張四和我們稍有淵源，極力解釋開了。而那個老人，却終因堅持不肯跪拜的緣故，給那般暴徒焚死。那個少女，跳

入烈焰，要救父親，也連帶犧牲了生命。

十八

我知道了這慘事之後，悲傷和憐恤的心情，立刻驅使我到這兩位偉大的殉道者喪生的處所，去憑吊一番。可是剛踏進岳王廟場，遠遠的見一堆焦炭狼籍在一隅時，我震顛的神經，怕受那種慘象的刺激，立刻又向來的路上跑回了。

我記得回來的時候，停蓄在眼眶中的熱淚，蒙住了我的視線，路上一切糢糊着。祇有那偉大的老者在我給長兄拉出廟場時最後送我的那好像在痛苦的田地中放射出燦爛愉快之花的那道眼光，在我整個的心靈上，非常清晰的映現着。

阿這是何等有力的感動人的眼光呵！素和他一無關係毫不相識的我，從這了解了他人格的高超，生命的豐富，我開始發出追求他那種偉大的心願。三十年來這心願是始終持續着。今日更會住到他老人家的故居，擔任他老人家曾經努力過的教區中的牧養羊羣的責任，這不能說不是一段奇緣。

這像，繪得真不差！這一雙生動的充滿了誠摯的眼神看來，真和三十年毫無兩樣；牠仍在和藹的注視我，啓示我，感動我；所不同的，只是以前被感動的，是一位青年的我，現在是一個老年的我罷了。

我這樣對着繪像，默思往事，不知經過若干時間。當我恍惚聽得一些聲息，回頭看時，只見一禿頭老人，正肅立在我的背後。他見我回頭，很恭敬的對我說：「先生，我是這裏堂內的工役，謹聽使喚。」

「呵！你叫什麼名字阿？」我隨便的問，一壁又向繪像回顧了一下。

「先生，我叫阿祥。」

「阿祥？」這名字不能不使我驚愕的再問了，「是不是禿子阿祥？」

『是的，我叫禿子阿祥。』

不差，他的頭上沒有髮，他不過老了，我可完全記得他在青年時面上沒有一絲皺紋時在一家店舖前鼓吹大師傅本領的形狀和聲音。

『你怎會在這裏的呢？』

『這好像是一件奇事，先生！三十年前，我正是害死這裏黎先生的暴徒中的一人。當他老人家在烈火中歌頌時，他的女兒跳進烈火救她的父親時，我的良心，證明了我的罪孽，我才覺悟我是幫着流了善人的血了。我曾痛哭。我要求得良心

上的安慰。最後，我找着一個新的生命，我在這裏很愉快的撞了三十年的喚人醒覺的警鐘。」

我聽了這番動人的簡單的經過，不覺握住他的右手，對他誠實的面上呆視着。他的手有些顫動。我們沒有言語。他的枯澀的眼角，漸漸湧出一點晶瑩的熱淚，我的眼睛也潤濕了。那繪像上的一雙眼睛，彷彿更和藹的向我們注視着，並且口邊眉際，好像現出一絲希望的安慰的微笑。

終



Title: Under the Picture Frame

Author: YANG CHING-CHIU

Lutheran Board of Publication  
Hankow.

版權  
所有

民國二十一年三月初版

(像架之下一冊)定價五分

著者 楊 鏡 秋

出版者 中華信義會書報部

發行所 漢口信義書局

印刷所 漢口聖教印書局

33.66A

82

467



KBC  
G  
246.7  
65